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警世通言 第二十一卷 趙太祖千里送京娘

兔走烏飛疾若馳，百年世事總依稀。
禹定九州湯受業，秦吞六國漢登基。
百年光景無多日，晝夜追歡還是遲。

累朝富貴三更夢，歷代君王一局棋。

話說趙宋末年，河東石室山中有個隱士，不言姓名，自稱石老人。有人認得的，說他原是有才的豪傑，因遭胡元之亂，曾詣軍門獻策不聽，自起義兵，恢復了幾個州縣。後來見時勢日蹙，知大事已去，乃微服潛遁，隱於此山中。指山為姓，農圃自給，恥言仕進。或與談論古今興廢之事，娓娓不倦。

一日近山有老少二儒，閒步石室，與隱士相遇。偶談漢、唐、宋三朝創業之事，隱士問：「宋朝何者勝於漢、唐？」一士云：「修文偃武。」一士云：「歷朝不誅戮大臣。」隱士大笑道：「二公之言，皆非通論，漢好征伐四夷，儒者雖言其『贖武』，然蠻夷畏懼，稱力強漢，魏武猶借其餘威以服匈奴。唐初府兵最盛，後變為藩鎮，雖跋扈不臣，而大牙相制，終藉其力。宋自渲淵和虜，憚於用兵，其後以歲市為常，以拒敵為諱，金元繼起，遂至亡國：此則偃武修文之弊耳。不戮大臣雖是忠厚之典，然奸雄誤國，一概姑容，使小人進有非望之福，退無不測之禍，終宋之世，朝政壞於奸相之手。乃致末年時窮勢敗，函傀胄於虜庭，刺似道於廁下，不亦晚乎！以是為勝於漢、唐，豈其然哉？」二儒道：「據先生之意，以何為勝？」隱士道：「他事雖不及漢、唐，惟不貪女色最勝。」二儒道：「何以見之？」隱士道：「漢高溺愛於戚姬，唐宗亂倫於弟婦。呂氏、武氏幾危社稷，飛燕、太真並污宮闈。宋代雖有盤樂之主，絕無漁色之君，所以高、曹、向、孟，閩德獨擅其美，此則遠過於漢、唐者矣。」二儒歎服而去。正是：

要知古往今來理，須問高明遠見人。

方纔說宋朝諸帝不貪女色，全是太祖皇帝貽謀之善，不但是為君以後，早期宴罷，寵幸希疏。自他未曾發跡變泰的時節，也就是個鐵掙掙的好漢，直道而行，一邪不染。則看他《千里送京娘》這節故事便知。正是：

說時義氣凌千古，話到英風透九霄。

八百軍州真帝主，一條桿棒顯雄豪。

且說五代亂離有詩四句：

朱李石劉郭，梁唐晉漢周。

都來□五帝，擾亂五□秋。

這五代都是偏霸，未能混一。其時土宇割裂，民無定主。到後周雖是五代之末，兀自有五國三鎮。那五國？周郭威，北漢劉崇，南唐李昪，蜀孟昶，南漢劉暉。那三鎮？吳越錢佐，荊南高保融，湖南周行逢。

雖說五國三鎮，那周朝承梁、唐、晉、漢之後，號為正統。趙太祖趙匡胤曾仕周為殿前都點檢。後因陳橋兵變，代周為帝，混一宇內，國號大宋。當初未曾發跡變泰的時節，因他父親趙洪殷，曾仕漢為岳州防禦使，人都稱匡胤為趙公子，又稱為趙大郎。生得面如噀血，目若曙星，力敵萬人，氣吞四海。專好結交天下豪傑，任俠任氣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是個管閒事的祖宗，撞沒頭禍的太歲。先在沛京城打了御勾欄，鬧了御花園，觸犯了漢末帝，逃難天涯。到關西護橋殺了董達，得了名馬赤躡鱗。黃州除了宋虎，朔州三棒打死了李子英，滅了潞州王李僅超一家。來到太原地面，遇了叔父趙景清。時景清在清油觀出家，就留趙公子在觀中居住。誰知染病，一臥三月。比及病癒，景清朝夕相陪，要他將息身體，不放他出外閒游。

一日景清有事出門，吩咐公子道：「姪兒耐心靜坐片時，病如小愈，切勿行動！」景清去了，公子那裡坐得住，想道：「便不到街坊遊蕩，這本觀中間步一回，又且何妨。」公子將房門拽上，繞殿遊觀。先登了三清寶殿，行遍東西兩廊、七□二司，又看了東嶽廟，轉到嘉寧殿上遊玩，歎息一聲。真個是：

金爐不動千年火，玉盞長明萬載燈。

行過多景樓玉皇閣，一處處殿宇崔嵬，制度宏敞。公子喝來不迭，果然好個清油觀，觀之不足，玩之有餘。轉到哪都地府冷靜所在，卻見小小一殿，正對那子孫宮相近，上寫著「降魔寶殿」，殿門深閉。

公子前後觀看了一回，正欲轉身，忽聞有哭泣之聲，乃是婦女聲音。公子側耳而聽，其聲出於殿內。公子道：「暖曉作怪！這裡是出家人住處，緣何藏匿婦人在此？其中必有不明之事。且去問道童討取鑰匙，開這殿來，看個明白，也好放心。」回身到房中，喚道童討降魔殿上鑰匙，道童道：「這鑰匙師父自家收管，其中有機密大事，不許閒人開看。公子想道：「『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人不仁！』原來俺叔父不是個好人，三回五次只教俺靜坐。莫出外閒行，原來幹這勾當。出家人成甚規矩？俺今日便去打開殿門，怕怎的！」

方欲移步，只見趙景清回來。公子含怒相迎，口中也不叫叔父，氣忿忿地問道：「你老人家在此出家，於得好事？」景清出其不意，便道：「我不曾做甚事。」公子道：「降魔殿內鎖的是什麼人？」景清方纔省得，便搖手道：「賢姪莫管閒事！」公子急得暴躁如雷，大聲叫道：「出家人清淨無為，紅塵不染，為何殿內鎖著個婦人在內哭哭啼啼？必是非禮不法之事！你老人家也要放出良心。是一是二，說得明白，還有個商量；休要欺三瞞四，我趙某不是與你和光同塵的！」景清見他言詞峻厲，便道：「賢姪，你錯怪愚叔了！」公子道：「怪不怪是小事，且說殿內可是婦人？」景清道：「正是。」公子道：「可又來。景清曉得公子性躁，還未敢明言，用緩回答應道：「雖是婦人，卻不干本觀道眾之事。」公子道：「你是個一觀之主，就是別人做出歹事寄頓在殿內，少不得你知情。」景清道：「賢姪息怒，此女乃是兩個有名響馬不知那裡擄來，一月之前寄於此處，托吾等替他好生看守；若有差遲，寸草不留。因是賢姪病未痊，不曾對你說得。」公子道：「響馬在那裡？」景清道：「暫往那裡去了。」公子不信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快與我打開殿門，喚女子出來，俺自審問他詳細。」說罷，綽了渾鐵齊眉短棒、往前先走。

景清知他性如烈火，不好遮攔。慌忙取了鑰匙，隨後趕到降魔殿前。景清在外邊開鎖，那女於在殿中聽得鎖響，只道是強人來到，愈加啼哭。公子也不謙讓，才等門開，一腳跨進。那女子躲在神道背後唬做一團。公子近前放下齊眉短棒，看那女子，果然生得標緻：

眉掃春山，眸橫秋水。含愁含恨，猶如西子捧心；欲位欲啼，宛似楊妃剪發。琵琶聲不響，是個未出塞的明妃；胡前調若成，分明強和番的蔡女。天生一種風流態，便是丹青畫不真。

公子撫慰道：「小娘子，俺不比奸淫之徒，你休得驚慌。且說家居何處？誰人引誘到此？倘有不平，俺趙某與你解救則個。那女子方纔舉袖拭淚，深深道個萬福。公子還禮。女子先問：「尊官高姓？」景清代答道：「此乃沛京趙公子。」女子道：「公子聽稟！」未曾說得一兩句，早已撲獲淚流下淚來。

原來那女子也姓趙，小字京娘，是蒲州解良縣小祥村居住，年方一□六歲。因隨父親來陽曲縣還北嶽香願，路遇兩個響馬強人：一個叫做滿天飛張廣兒，一個叫做著地滾周進。見京娘顏色，饒了他父親性命，擄掠到山神廟中。張週二強人爭要成親，不肯相讓。議論了兩三日，二人恐壞了義氣，將這京娘寄頓於清油觀降魔殿內。吩咐道士小心供給看守，再去別處訪求個美貌女子，擄掠而來，湊成一對，然後同日成親，為壓寨夫人。那強人去了一月，至今未回。道士懼怕他，只得替他看守。

京娘敘出緣由，趙公子方纔向景清道：「適纔甚是粗鹵，險些衝撞了叔父。既然京娘是良家室女，無端被強人所擄，俺今日不救，更待何人？」又向京娘道：「小娘子休要悲傷，萬事有趙某在此，管教你重回故土，再見蒙娘。」京娘道：「雖承公子美意，

釋放奴家出於虎口。奈家鄉千里之遙，奴家孤身女流，怎生跋涉？」公子道：「救人須救徹，俺不遠千里親自送你回去。」京娘拜謝道：「若蒙如此，便是重生父母。」

景清道：「賢姪，此事斷然不可。那強人勢大，官司禁捕他不得。你今日救了小娘子，典守者難辭其責；再來問我要人，教我如何對付？須當連累於我！」公子笑道：「大膽天下去得，小心寸步難行。俺趙某一生見義必為，萬夫不懼。那響馬雖狠，敢比得潞州王麼？他須也有兩個耳朵，曉得俺趙某名字。既然你們出家人怕事，俺留個記號在此；你們好回覆那響馬。」說罷，輪起渾鐵齊眉棒，橫著身子，向那殿上朱紅桐子，狠的打一下，「瀝拉」一聲，把菱花窗枯都打下來。再復一下，把那四扇棍子打個東倒西歪。唬得京娘戰戰兢兢，遠遠的躲在一邊。景清面如土色，口中只叫：「罪過！」公子道：「強人若再來時，只說趙某打開殿門搶去了，冤各有頭，債各有主。要來尋俺時，教他打蒲州一路來。」

景清道：「此去蒲州千里之遙，路上盜賊生發，獨馬單身，尚且難走，況有小娘子牽絆？凡事宜三思而行！」公子笑道：「漢末三國時，關雲長獨行千里，五關斬六將，護著兩位皇嫂，直到古城與劉皇叔相會，這才是大丈夫所為。今日一位小娘子救他不得，趙某還做什麼人？此去倘然冤家狹路相逢，教他雙雙受死。」景清道：「然雖如此，還有一說。古者男女坐不同席，食不共器。賢姪千里相送小娘子，雖則美意，出於義氣，旁人怎知就裡？見你少男少女一路同行，嫌疑之際，被人談論，可不為好成歡，反為一世英雄之法？」公子呵呵大笑道：「叔父莫怪我說，你們出家人慣架架子，裡外不一。俺們做好漢的，只要自己血心上打得過，人言都不計較。」景清見他主意已決，問道：「賢姪幾時起程？」公子道：「明早便行。」景清道：「只怕賢姪身於還不健旺。」公子道：「不妨事。」景清教道童治酒送行。公子於席上對京娘道：「小娘子，方纔叔父說一路嫌疑之際，恐生議論。俺借此席面，與小娘子結為兄妹。俺姓趙，小娘子也姓趙，五百年合是一家，從此兄妹相稱便了。」京娘道：「公子貴人，奴家怎敢拔高？」景清道：「既要同行，如此最好。」呼道童取過拜氈，京娘請恩人在上：「受小妹於一拜。」公子在旁還禮。京娘又拜了景清，呼為伯伯。景清在席上敘起姪兒許多英雄了得，京娘歡喜不盡。是夜直飲至更餘，景清讓自己臥房與京娘睡，自己與公子在外廂同宿。

五更雞唱，景清起身安排早飯，又備些乾糧牛脯，為路中之用。公子輸了赤以磷，將行李紮縛停當，囑咐京娘：「妹子，只可村妝打扮，不可冶容炫服，惹是招非。」早飯已畢，公子扮作客人，京娘扮作村姑；一般的戴個雪帽，齊眉遮了。兄妹二人作別景清。景清送出房門，忽然想起一事道：「賢姪，今日去不成，還要計較。不知景清說出甚話來？正是：

鵲得羽毛方遠舉，虎無牙爪不成行。

景清道：「一馬不能騎兩人，這小娘子弓鞋襪小，怎跟得上？可不擔誤了程途？從容覓一輛車兒同去卻不好？」公子道：「此事算之久矣。有個車輛又費照顧，將此馬讓與妹子騎坐，俺誓願千里步行，相隨不憚。」京娘道：「小妹有累恩人遠送，愧非男子，不能執鞭韁鐙，豈敢反占尊騎？決難從命！」公子道：「你是女流之輩，必要腳力；趙某腳又不小，步行正合其宜。」京娘再四推辭，公子不允，只得上馬。公子跨了腰刀，手執渾鐵桿棒，隨後向景清一揖而別。景清道：「賢姪路上小心，恐怕遇了兩個響馬，須要用心堤防。下手斬絕些，莫帶累我觀中之人。」公子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」說罷，把馬尾一拍，喝聲：「快走。那馬拍騰騰便跑，公子放下腳步，緊緊相隨。

於路免不得饑餐渴飲，夜住曉行。不一日行至汾州介休縣地方。這亦隱隱原是千里龍駒馬，追風逐電，自清油觀至汾州不過三百里之程，不夠名馬半日馳驟。一一則公子步行恐奔赴不及，二則京娘女流不慣馳騁，所以控轡緩緩而行。兼之路上賊寇生發，須要慢起早歇，每日只行一百餘里。

公子是日行到一個上岡之下，地名黃茅店。當初原有村落，因世亂人荒，都逃散了，還存得個小小店兒。日色將哺，前途曠野，公子對京娘道：「此處安歇，明日早行罷。」京娘道：「但憑尊意。店小二接了包裹，京娘下馬，去了雪帽。小二一眼瞧見，舌頭吐出三寸，縮不進去。心下想道：「如何有這般好女子！」小二牽馬系在屋後，公子請京娘進了店房坐下。小二哥走來貼著呆看。公子問道：「小二哥有甚話說？」小二道：「這位小娘子，是客官甚麼人？」公子道：「是俺妹子。」小二道：「客官，不是小人多口，千山萬水，路途間不該帶此美貌佳人同走！」公子道：「為何？」小二道：「離此□五里之地，叫做介山，地曠人稀，都是綠林中好漢出沒之處。倘若強人知道，只好白白裡送與他做壓寨夫人，還要貼他個利市。公子大怒罵道：「賊狗大膽，敢虛言恐唬客人！」照小二面門一拳打去。小二口吐鮮血，手掩著臉，向外急走去了。店家娘就在廚下發話。京娘道：「恩兄忒性躁了些。公子道：「這廝言語不知進退，怕不是良善之人！先教他曉得俺些手段。」京娘道：「既在此借宿，惡不得他。」公子道：「怕他則甚？」京娘便到廚下與店家娘相見，將好言好語穩貼了他半晌，店家娘方纔息怒，打點動人做飯。

京娘歸房，房中階有餘光，還未點的。公子正坐，與京娘講話，只見外面一個人入來，到房門口探頭探腦。公子大喝道：「什麼人敢來瞧俺腳色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自來尋小二哥閒話，與客官無乾。」說罷，到廚房下，與店家娘唧唧噥噥的講了一會方去。公子看在眼裡，早有三分疑心。燈火已到，店小二隻是不回。店家娘將飯送到房裡，兄妹二人喫了晚飯，公子教京娘掩上房門先寢。自家只推水火，帶了刀棒繞屋而行。約莫二更時分，只聽得赤隕鱗在後邊草屋下有嘶喊踢跳之聲。此時□月下旬，月光初起，公子悄悄上前觀看，一個漢子被馬踢倒在地。見有人來，務能的掙悶起來就跑。公子知是盜馬之賊。追趕了一程，不覺數里，轉過溜水橋邊，不見了那漢子。只見對橋一間小屋，裡面燈燭輝煌，公子疑那漢子躲匿在內。步進看時，見一個白鬚老者，端坐於上牀之上，在那裡誦經。怎生模樣卜

眼如迷霧，須若凝霜，眉如柳絮之飄，面有桃花之色。若非天上金星，必是山中社長。

那老者見公子進門，慌忙起身施禮。公子答揖，問道：「長者所誦何經？」老者道：「《天皇救苦經》。」公子道：「誦他有甚好處？」老者道：「老漢見天下分崩，要保佑太平天子早出，掃蕩煙塵，救民於塗炭。」公子聽得此言，暗合其機，心中也歡喜。公子又問道：「此地賊寇頗多，長者可知他的行藏麼？」老者道：「貴人莫非是同一位騎馬女子，下在坡下茅店裡的？」公子道：「然也。」老者道：「幸遇老夫，險些兒驚了貴人。」公子問其緣故。老者請公子上坐，自己旁邊相陪，從容告訴道：「這介山新生兩個強人，聚集嘍羅，打家劫舍，擾害汾潞地方。一個叫做滿天飛張廣兒，一個叫做著地滾周進。半月之間不知那裡搶了一個女子，二人爭娶未決，寄頓他方，待再尋得一個來，各成婚配，這裡一路店家，都是那強人吩咐過的，但訪得有美貌佳人，疾忙報他，重重有賞。晚上貴人到時，那小二便去報與周進知道，先差野火兒姚旺來探望虛實，說道：『不但女子貌美，兼且騎一匹駿馬，單身客人，不足為懼。』有個千里腳陳名，第一善走，一日能行三百里。賊人差他先來盜馬，眾寇在前面赤松林下屯紮。等待貴人五更經過，便要搶劫。貴人須要防備。」公子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長者何以知之？」老者道：「老漢久居於此，動息都知，見賊人切不可說出老漢來。」公子謝道：「承教了。綽棒起身，依光走回，店門兀自半開，公子捱身而入。

卻說店小二為接應陳名盜馬，回到家中，正在房衛與老婆說話。老婆暖酒與他吃，見公子進門，閃在燈背後去了。公子心生一計，便叫京娘問店家討酒吃。店家娘取了一。把空壺，在房門口酒缸內舀酒。公子出其不意，將鐵棒照腦後一下，打倒在地，酒壺也撒在一邊。小二聽得老婆叫苦，也取樸刀趕出房來。怎當公子以逸待勞，手起棍落，也打翻了。再復兩棍，都結果了性命。京娘大驚，急救不及。問其打死二人之故。公子將老者所言，敘了一遍。京娘嚇得面如土色道：「如此途路難行，怎生是好？」公子道：「好歹有趙某在此，賢妹放心。」公子撐了大門，就廚下暖起酒來，飲個半醉，上了馬料，將鑾鈴塞口，使其無聲。紮縛包裹停當，將兩個屍變拖在廚下柴堆上，放起火來。前後門都放了一把火。看火勢盛了，然後引京娘上馬而行。

此時東方漸白，經過溜水橋邊，欲再尋老者問路，不見了誦經之室，但見土牆砌的三尺高，一個小小廟兒。廟中社公坐於旁邊。方知夜間所見，乃社公引導。公子想道：「他呼我為貴人，又見我不敢正坐，我必非常人也。他日倘然發跡，當加封號。」公子催馬前進，約行了數里，望見一座松林，如火雲相似。公子叫聲：「賢妹慢行，前面想是赤松林了。」言猶未畢，草荒中鑽出7

個人來，手執鋼叉，望公子便棚。公子會者不忙，將鐵棒架住。那漢且鬥且走，只要引公子到林中去。激得公子怒起，雙手舉棒，喝聲：「著！」將半個天靈蓋劈下。那漢便是野火兒姚旺。公子叫京娘約馬暫住：「俺到前面林子裡結果了那伙毛賊，和你同行。」京娘道：「恩兄仔細！」公子放步前行。正是：

聖天子百靈助順，大將軍八面威風。

那赤松林下著地滾周進屯住四五□嘍羅，聽得林子外腳步響，只道是姚旺伏路報信，手提長槍，鑽將出來，正迎著公子。公子知是強人，並不打話，舉棒便打。周進挺槍來敵。約鬥上二□餘合，林子內喚羅知周進遇敵，篩起鑼一齊上前，團團圍住。公子道：「有本事的都來！」公子一條鐵棒，如金龍罩體，玉蟒纏身，迎著棒似秋葉翻風，近著身如落花墜地。打得三分四散，七零八落。周進膽寒起來，槍法亂了，被公子一棒打倒。眾喚羅發聲喊，都落荒亂跑。公子再復一棒，結果了周進。回步已不見了京娘。急往四下抓尋，那京娘已被五六個嘍羅，簇擁過赤松林了。公子急忙趕上，大喝一聲：「賊徒那裡走？」眾喚羅見公子追來，棄了京娘，四散去了，公子道：「賢妹受驚了！」京娘道：「適纔喚羅內有兩個人，曾跟隨響馬到清油觀，原認得我。方纔說：『周大王與客人交手，料這客人斗大王不過，我們先送你在張大王那邊去。』」公子道：「周進這廝，已被俺剷除了，只不知張廣兒在於何處？」京娘道：「只願你不相遇更好。」公子催馬快行。

約行四□餘里，到一個市鎮。公子腹中饑餓，帶住轡頭，欲要扶京娘下馬上店。只見幾個店家都忙亂亂的安排炊爨，全不來招架行客。公子心疑，因帶有京娘，怕得生事，牽馬過了店門，只見家家閉戶。到盡頭處，一個小小人家，也關著門。公子心下奇怪，去敲門時，沒人答應。轉身到屋後，將馬拴在樹上，輕輕的去敲他後門。裡面一個老婆婆，開門出來看了一眼，意中甚是惶懼。公子慌忙跨進門內，與婆婆作揖道：「婆婆休訝。俺是過路客人，帶有女眷，要借婆婆家中火，喫了飯就走的。」婆婆捻神捻鬼的叫嘩聲。京娘亦進門相見，婆婆便將門閉了。公子問道：「那邊店裡安排酒會，迎接什麼官府？」婆婆搖手道：「客人休管閒事。」公子道：「有甚閒事，直恁利害？俺這遠方客人，煩婆婆說明則個！」婆婆道：「今日滿天飛大王在此經過，這鄉村斂錢備飯，買靜求安。老身有個兒子，也被店中叫去相幫了。」公子聽說，思想：「原來如此。一不做二不休，索性與他個乾淨，絕了清油觀的禍根罷。」公子道：「婆婆，這是俺妹子，為還南嶽香願到此，怕逢了強徒，受他驚恐。有煩婆婆家藏匿片時，等這大王過去之後方行，自當厚謝。」婆婆道：「好位小娘子，權躲不妨事，只客官不要出頭惹事！」公子道：「俺男子漢自會躲閃，且到路旁打聽消息則個。」婆婆道：「仔細！有見成懈憾，饒口熱水，等你來喫。飯卻不方便。」

公子提棒仍出後門，欲待乘馬前去迎他一步，忽然想到：「俺在清油觀中說出了『千里步行』，今日為懼怕強賊乘馬，不算好漢。」遂大踏步奔出路頭。心上一計，復身到店家，大盼盼的叫道：「大王即刻到了，灑家是打前站的，你下馬飯完也未？」店家道：「都完了。」公子道：「先擺一席與灑家吃。」眾人積威之下，誰敢辨其真假？還要他在大王面前方便，大魚大肉，熱酒熱飯，只顧搬將出來。公子放量大喝，吃到九分九，外面沸傳：「大王到了，快擺香案。」公子不慌不忙，取了護身籠，出外看時，只見□餘槍棍棒，擺在前導，到了店門，一齊跪下。

那滿天飛張廣兒騎著高頭駿馬，千里腳陳名執鞭緊隨。背後又有三五□嘍羅，□來乘車輻簇擁。你道一般兩個大王，為何張廣兒恁般齊整，那強人出入聚散，原無定規；況且聞說單身客人，也不在其意了，所以周進未免輕敵。這張廣兒分路在外行劫，因千里腳陳名報道：「二大王已拿得有美貌女子，請他到介山相會。」所以齊整隊伍而來，行村過鎮，壯觀威儀。公子隱身北牆之側，看得真切，等待馬頭相近，大喊一聲道：「強賊看棒！」從人叢中躍出，如一隻老鷹半空飛下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馬驚駭，望前一跳。這裡棒勢去得重，打折了馬的一隻前蹄。那馬負疼就倒，張廣兒身鬆，早跳下馬。背後陳名持棍來迎，早被公子一棒打翻。張廣兒舞動雙刀，來鬥公子。公子騰步到空闊處，與強人放對。鬥上□餘合，張廣兒一刀砍來，公子棍起，中其手指。廣兒右手失刀，左手便覺沒勢，回步便走。公子喝道：「你綽號滿天飛，今日不怕你飛上天去！」趕進一步，舉棒望腦後劈下，打做個肉飽。可憐兩個有名的強人，雙雙死於一日之內。正是：三魂渺渺「滿天飛」，七魄悠悠「著地滾」。

眾嘍囉卻待要走，公子大叫道：「俺是沛京趙大郎，自與賊人張廣兒、周進有仇。今日都已剷除了，並不於眾人之事。」眾喚羅棄了槍刀，一齊拜倒在地，道：「俺們從不見將軍恁般英雄，情願伏侍將軍為寨主。」公子呵呵大笑道：「朝中世爵，俺尚不希罕，豈肯做落草之事！」公子看見眾喚羅中，陳名亦在其內，叫出問道：「昨夜來盜馬的就是你麼？」陳名叩頭服罪。公子道：「且跟我來，賞你一餐飯。」眾人都跟到店中。公子吩咐店家：「俺今日與你地方除了二害。這些都是良民，方纔所備飯食，都著他飽餐，俺自有發放。其管待張廣兒一席留著，俺有用處。」店主人不敢不依。

眾人吃罷，公子叫陳名道：「聞你日行三百里，有用之才，如何失身於賊人？俺今日有用你之處，你肯依否？」陳名道：「將軍若有所委，不避水火。」公子道：「俺在汴京，為打了御花園，又開了御勾欄，逃難在此。煩你到汴京打聽事體如何？半月之內，可在太原府清油觀趙知觀處等候我，不可失信！」公子借筆硯寫了叔父趙景清家書，把與陳名。將賊人車輛財帛，打開分作三分。一分散與市鎮人家，償其向來騷擾之費。就將打死賊人屍首及鎗刀等項，著眾人自去解官請賞。其一分眾嘍囉分去為衣食之資，各自還鄉生理。其一分又剖為兩分，一半賞與陳名為路費，一半寄與清油觀修理降魔殿門窗。公子分派已畢，眾心都伏，各各感恩。公子叫店主人將酒席一桌，擡到婆婆家裡。婆婆的兒子也都來了，與公子及京娘相見。向婆婆說知除害之事，各各歡喜。公子向京娘道：「愚兄一路不曾做得個主人，今日借花獻佛，與賢妹壓驚把盞。京娘千恩萬謝，自不必說。」

是夜，公子自取翼中銀□兩送與婆婆，就宿於婆婆家裡。京娘想起公子之恩：「當初紅拂一妓女，尚能自擇英雄；莫說受恩之下，愧無所報，就是我終身之事，捨了這個豪傑，更托何人？」欲要自薦，又羞開口；欲得不說，他直性漢子，那知奴家一片真心？」左思右想，一夜不睡。不覺五更雞鳴，公子起身偽鳥要走。京娘悶悶不悅。心生一計，於路只推腹痛難忍，幾遍要解。要公子扶他上馬，又扶他下馬。一上一下，將身偎貼公子，挽頸勾肩，萬波倚旋。夜宿又嫌寒道熱，央公子減被添裳，軟香溫玉，豈無動情之處？公子生性剛直，盡心優待，全然不以為怪。

又行了三四日，過曲沃地方，離蒲州三百餘里，其夜宿於荒村。京娘口中不語，心下躊躇：「如今將次到家了，只管害羞不說，挫此機會，一到家中，此事便索罷休，悔之何及！」黃昏以後，四字無聲，微燈明滅，京娘兀自未睡，在燈前長歎流淚。公子道：「賢妹因何不樂？」京娘道：「小妹有句心腹之言，說來又怕唐突，恩人莫怪！」公子道：「兄妹之間，有何嫌疑？盡說無妨！」京娘道：「小妹深閨嬌女，從未出門。只因隨父進香，誤陷於賊人之手，鎖禁清油觀中，還虧賊人去了，苟延數日之命，得見恩人。倘若賊人相犯，妾寧受刀斧，有死不從。今日蒙恩人拔離苦海，千里步行相送，又為妾報仇，絕其後患。此恩如重生父母，無可報答。倘蒙不嫌貌醜，願備鋪牀疊被之數，使妾少盡報效之萬一。不知恩人允否？」公子大笑道：「賢妹差矣！俺與你萍水相逢，出身相救，實出惻隱之心，非貪美麗之貌。況彼此同姓，難以為婚，兄妹相稱，豈可及亂？俺是個坐懷不亂的柳下惠，你豈可學縱欲敗禮的吳孟子！休得狂言，惹人笑話。」京娘羞慚滿面，半晌無語，重又開言道：「恩人體怪妾多言，妾非淫污苟賤之輩，只為弱體餘生，盡出恩人所賜，此身之外，別無報答。不敢望與恩人婚配，得為妾婢，伏侍恩人一日，死亦瞑目。」公子勃然大怒道：「趙某是頂天立地的男子，一生正直，並無邪佞。你把我看做施恩望報的小輩，假公濟私的好人，是何道理？你若邪心不息，俺即今撒開雙手，不管閒事，怪不得我有始無終了。」公子此時聲色俱厲。京娘深深下拜道：「今日方見恩人心事，賽過柳下惠、魯男子。愚妹是女流之輩，坐井觀天，望乞恩人恕罪則個！」公子方纔息怒，道：「賢妹，非是俺膠柱鼓瑟，本為義氣上於裡步行相送。今日若就私情，與那兩個響馬何異？把從前一片真心化為假意，惹天下豪傑們笑話。」京娘道：「恩兄高見，妾今生不能補報大德，死當銜環結草。」兩人說話，直到天明，正是：

落花有意隨流水，流水無情戀落花。

自此京娘愈加嚴敬公子，公子亦愈加憐憫京娘。一路無話，看看來到蒲州。京娘雖住在小棧村，卻不認得。公子問路而行。京

娘在馬上望見故鄉光景，好生傷感。

卻說小祥村趙員外，自從失了京娘，將及兩月有餘，老夫妻每日思想啼哭。忽然莊客來報，京娘騎馬回來，後面有一紅臉大漢，手執桿棒跟隨。趙員外道：「不好了，響馬來討妝查了！」媽媽道：「難道響馬只有一人？且教兒子趙文去看個明白。」趙文道：「虎口裡那有回來肉？妹子被響馬劫去，豈有送轉之理？必是容貌相像的，不是妹子。」道猶未了，京娘已進中堂，爹媽見了女兒，相抱而哭。哭罷，問其得回之故。京娘將賊人鎖禁清油觀中，幸遇趙公子路血不平，開門救出，認為兄妹，千里步行相送，並途中連誅二寇大略，敘了一遍。「今恩人現在，不可怠慢。」趙員外慌忙出堂，見了趙公子拜謝道：「若非恩人英雄了得，吾女必陷於賊人之手，父子不得重逢矣！」遂令媽媽同京娘拜謝，又喚兒子趙文來見了恩人。莊上宰豬設宴，款待公子。

趙文私下與父親商議道：「『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。』妹子被強人劫去，家門不幸。今日跟這紅臉漢子回來，『人無利己，准肯早起？』必然這漢子與妹子有情，千里送來，豈無緣故？妹子經了許多風波，又有誰人聘他？不如招贅那漢子在門，兩全其美，省得旁人議論。」趙公是個隨風倒舵沒主意的老兒，聽了兒子說話，便教媽媽喚京娘來問他道：「你與那公子千里相隨，一定把身子許過他了。如今你哥哥對爹說，要招贅與你為夫，你意下如何？」京娘道：「公子正直無私，與孩兒結為兄妹，如嫡親相似，並無調戲之言。今日望爹媽留他在家，管待他□日半月，少盡其心，此事不可題起。」媽媽將女兒言語述與趙公，趙公不以為然。

少間筵席完備，趙公請公子坐於上席，自己老夫婦下席相陪，趙文在左席，京娘右席。酒至數巡，趙公開言道：「老漢一言相告：小女餘生，皆出恩人所賜，老漢闔門感德，無以為報。幸小女尚未許人，意欲獻與恩人，為箕帚之妾，伏乞勿拒。」公子聽得這話，一盆烈火從心頭潑起，大罵道：「老匹夫！俺為義氣而來，反把此言來污辱我。俺若貪女色時，路上也就成親了，何必千里相送！你這般不識好歹的，枉費俺一片熱心。」說罷，將桌子掀翻，望門外一直便走。趙公夫婦唬得戰戰兢兢。趙文見公子粗魯，也不敢上前。只有京娘心下□分不安，急走去扯住公子衣襟，勸道：「恩人息怒！且看愚妹之面。」公子那裡肯依，一手樓脫了京娘，奔至柳樹下，解了赤以鱗，躍上鞍轡，如飛而去。

京娘哭倒在地，爹媽勸轉回房，把兒子趙文埋怨了一場。趙文又羞又惱，也走出門去了。趙文的老婆聽得爹媽為小姑上埋怨了丈夫，好生不喜，強作相勸，將冷語來奚落京娘道：「姑姑，雖然離別是苦事，那漢子千里相隨，忽然而去，也是個薄情的。他若是有仁義的人，就了這頭親事了。姑姑青年美貌，怕沒有好姻緣相配，休得愁煩則個！」氣得京娘淚流不絕，頓口無言。心下自想道：「因奴命奏時乖，遭逢強暴，幸遇英雄相救，指望托以終身。誰知事既不諧，反涉瓜李之嫌。今日父母哥嫂亦不能相諒，何況他人？不能報恩人之德，反累恩人的清名，為好成歉，皆奴之罪。似此薄命，不如死於清油觀中，省了許多是非，到得乾淨，如今悔之無及。千死萬死，左右一死，也表奴貞節的心跡。」捱至夜深，爹媽睡熟，京娘取筆題詩四句於壁上，撮土力香，望空拜了公子四拜，將白羅汗中，懸樑自縊而死。

可憐閨秀千金女，化作南柯一夢人。

天明老夫婦起身，不見女兒出房，到房中看時，見女兒縊在梁間。喫了一驚，兩口兒放聲大哭，看壁上有詩云：

天付紅顏不遇時，受人凌辱被人欺。

今宵一死酬公子，彼此清名天地知。

趙媽媽解下女兒，兒子媳婦都來了。趙公玩其詩意，方知女兒冰清玉潔，把兒子痛罵一頓。免不得買棺或殮，擇地安葬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趙公子乘著千里赤顧鱗，連夜走至太原，與趙知觀相會，千里腳陳名已到了三日。說漢後主已死，郭令公禪位，改國號曰周，招納天下豪傑。公子大喜，住了數日，別了趙知觀，同陳名還歸汴京，應募為小校。從此隨世宗南征北討，累功至殿前都點檢。後受周禪為宋太祖。陳名相從有功，亦官至節度使之職。太祖即位以後，滅了北漢。追念京娘昔日兄妹之情，遣人到蒲州解良縣尋訪消息。使命尋得囚句詩回報，太祖甚是嗟歎，敕封為貞義夫人，立祠於小祥村。那黃茅店溜水橋社公，敕封太原都土地，命有司擇地建廟，至今香火不絕。這段話，題做「趙公子大鬧清油觀，千里送京娘」，後人有詩贊云：

不戀私情不畏強，獨行千里送京娘。

漢唐呂武紛多事，誰及英雄趙大郎！